

有外号的父亲

叶晓华

我怀念小时候故乡院子里各种家畜家禽的叫声。1967年,我出生在石城县屏山小学。我父母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我排行老四。那时家里特别穷,买米需要粮票,买布需要布票,父母整天为我们的吃穿发愁。在我的记忆里,院子里家畜家禽的叫声给我的童年时光带来温暖、欢乐和梦想。

我的父亲外号“三军司令”,这外号不是别人取的,是他自己命名的。改革开放以后,他除了上班,业余时间喜欢在家里养猪、养鸡、养鸭、养狗、养鸽子等动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天上飞的鸽子,陆上走的猪,水上游的鸭子,“海陆空”全齐了,都听他指挥,感觉自己像极了“三军”司令。有时他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叫我三军司令。”我们觉得他憨厚敦实的样子很可爱,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所以我们不习惯叫他“爸爸”,而习惯叫他“三军司令”,日子久了,亲戚和朋友们都跟着叫,他不仅不恼,反以此外号为荣。

每天,我都醒在父亲唤鸡的声音里。一听到鸡鸣,我就知道父亲起床了。只听见他把鸡窝里的鸡放出来,往地上“咪”地撒上一把灰拌的谷子,一边“咕咕咕”地引鸡,一边大声叫我们起床。鸡一边啄食,一边拍打着翅膀,发出欢快的叫声。喂完鸡,他就去狗舍看他养的狗,他摸摸狗的头,狗舔舔他的手,亲昵如父子。看到大家差不多都起床了,他就开始“调兵遣将”:大姐负责煮猪食,二姐负责把鹅赶到草地吃草,我呢,拿起锄头去菜园里捉蚯蚓喂鸭子,妹妹负责喂兔子,弟弟负责放鸽子。

我喜欢跟在父亲身后养鸡,每天掰着手指头盼望鸡长大。小时候它是毛茸茸的,像一个黄色

的小球,天天“叽叽叽”地叫着,可讨人喜欢了。它们在父亲精心的照料下,慢慢地长大,有公鸡、母鸡,颜色五花八门,有白的、花的、黑的。那公鸡越长越漂亮,红红的羽毛像凤凰,那母鸡每天都下蛋,“咯咯咯……”不停地叫着,饿了跟着父亲,像一个孩子跟着妈妈,这时父亲撒下一把谷子,那鸡低下头“乒乒乓乓”响个不停,越看越可爱,怪不得父亲爱不释手,那鸡就是他的伙伴。

我们在厅下吃饭的时候,鸡常常会冒冒失失从门框跳进来,肆无忌惮地觅食、屙屎,又脏又臭。我们便吆喝着,拍手,或用竹竿赶它们走。可这些鸡一点也不听我们的话,你越赶它越向前,甚至横冲直撞地乱飞,飞到饭桌上捣乱,让我们吃不成饭。这时父亲会叫我们住手,只见他发出“噜噜噜”的声音,那些鸡立刻安静下来,他把碗中的饭粒放到鸡跟前,耐心地把鸡一步一步引到门外去。

养猪,是父亲一大乐事,也是父亲的存钱罐。他用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来侍养猪——斩猪草,挑泔水,煮猪食,喂猪,给猪洗澡,冲洗猪栏,每一个环节他都一丝不苟,就像培育襁褓中的婴儿。猪的食量大,我家的粮食不够吃,筹备一日三餐的猪饲料,也是父亲必须处理好的一大问题。当时,乡下农家的灶台旁,一般都放置着一只大瓦缸作为泔水桶,里面装的就是每天的淘米水和洗锅刷碗剩下的水。淘米水是个宝,可以用来拌猪饲料。“这淘米水蛮有营养,不要随便倒掉哦。”每次见家人淘米,父亲总这样提醒。每到夏天,父亲就会叫我和弟弟去割一些薯藤、青草,或到河塘边捞几把水花生,和西瓜皮一起扔给猪

吃,既开胃又解渴。到了冬天,猪饲料就不能一拌了之了,要在锅中烹煮一番才行,否则暴饮暴食生冷的东西猪很容易拉稀。

父亲联系了几家不养猪的朋友,在他们家放一只桶子,让他们把泔水倒在里面。父亲每天下午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朋友家挑泔水,挑回来后加热一下便拿去喂猪。有一回,父亲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一家国营工厂食堂的泔水,他跟捡到金子似的高兴了好些日子。每年杀了猪卖了钱,父亲都会送点猪肉或猪血给那些提供给我家泔水的人家,以示感谢。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父亲侍养家畜家禽,就像一个倔强的牧民看护着自己的马群,就像一个固执的护林员守护着自己的山林,不眠不休,不离不弃。那些岁月,父亲就是用自己坚定的脚步,辛勤的汗水,背起一家丰满的希望——我们的学费、过年的新衣、喷香的猪肉,还有温暖的微笑。

如今,在繁华热闹的石城屏山,再也难觅养家畜家禽人家,可回想起父亲担任“三军司令”时的有趣往事,我依然感慨良多,并觉意味深长。父亲带着全家养家畜家禽,不仅提高了全家的收入,也增强了我们的劳动能力。劳动锻炼了我们,让我们骨头硬,有信心。回忆起来,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我们一家人通过艰苦劳动闯过了一关又一关,终于盖上了新房,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实在不能不感谢改革开放,也不能不提到自称“三军司令”的父亲,他用他的乐观与勤劳使儿女们相信:只要吃苦耐劳,别让手脚闲着,就不会走到绝路,而且日子会越过越好。

水墨乌镇

曾久生

夏日,江南依旧在梅雨季节,这为诗意盎然的水乡平添了几分浪漫。如梦的召唤,似心的皈依,来到了魂牵梦萦的乌镇。

那天,杭州战友根昌把我从苏州接到乌镇已是黄昏时分,在一家民宿入住,老板娘随即递上一根冰棒,丝丝清凉之中,丝丝童年的味道在心里泛起,即刻我便对这里有了亲近之感。

在我的眼里,乌镇似一幅水墨画:一张巨大的宣纸铺在古运河边,点点墨滴在纸上,蘸着那水网密布、经年不息清澈之水,经过数千年的晕染,浓淡相宜,将黑与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描绘出小桥、流水、人家。

水墨画是灵动的。夜幕缓缓降临,乌镇的灯光次第点亮。雨也赶来了,浙浙沥沥的。撑一叶乌篷船,悠悠荡漾在河面上。这乌篷船真如其名,篾片编织的船篷漆成了黑色,罩在船体上。吱吱呀呀的桨声,应和着雨点打落在乌篷上的声响。雨滴在水面上泛起了涟漪,立刻融入划楫的层层波纹中,就如绸缎般绵柔丝滑。船是小河上的精灵,船上的点点灯笼,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

水墨画也有亮丽的色彩。两岸人家尽枕河,既一间挨着一间,又错落有致。屋脊上、桥洞里、长廊边、水榭中,五颜六色的景观灯,勾勒出曼妙的身影,倒映在水中后轻轻地晃动,亦真亦幻。从屋下垂下的一串串红红的灯笼,随风摇曳多姿,为水墨画增添了一抹抹亮色。这画,水上是工笔,水下是写意。

桥是水墨画中不可或缺的。乌镇桥很多且形态各异,或优雅别致,或风情万种。有平桥,也有拱桥,有单孔桥,也有多孔桥。有的轻灵小巧,如小家碧玉;有的端庄大气,如大家闺秀。千百年来,桥洗净铅华,犹如一位长者,静静地躺在河上,听着潺潺河水流经,听着不同的脚步声,也听着桥上人的感悟。桥被各式的伞点缀着,特别是情侣合用一把伞,相互依偎,说着悄悄话,却被这位长者“偷听”到。他们诗化了桥,桥也生动了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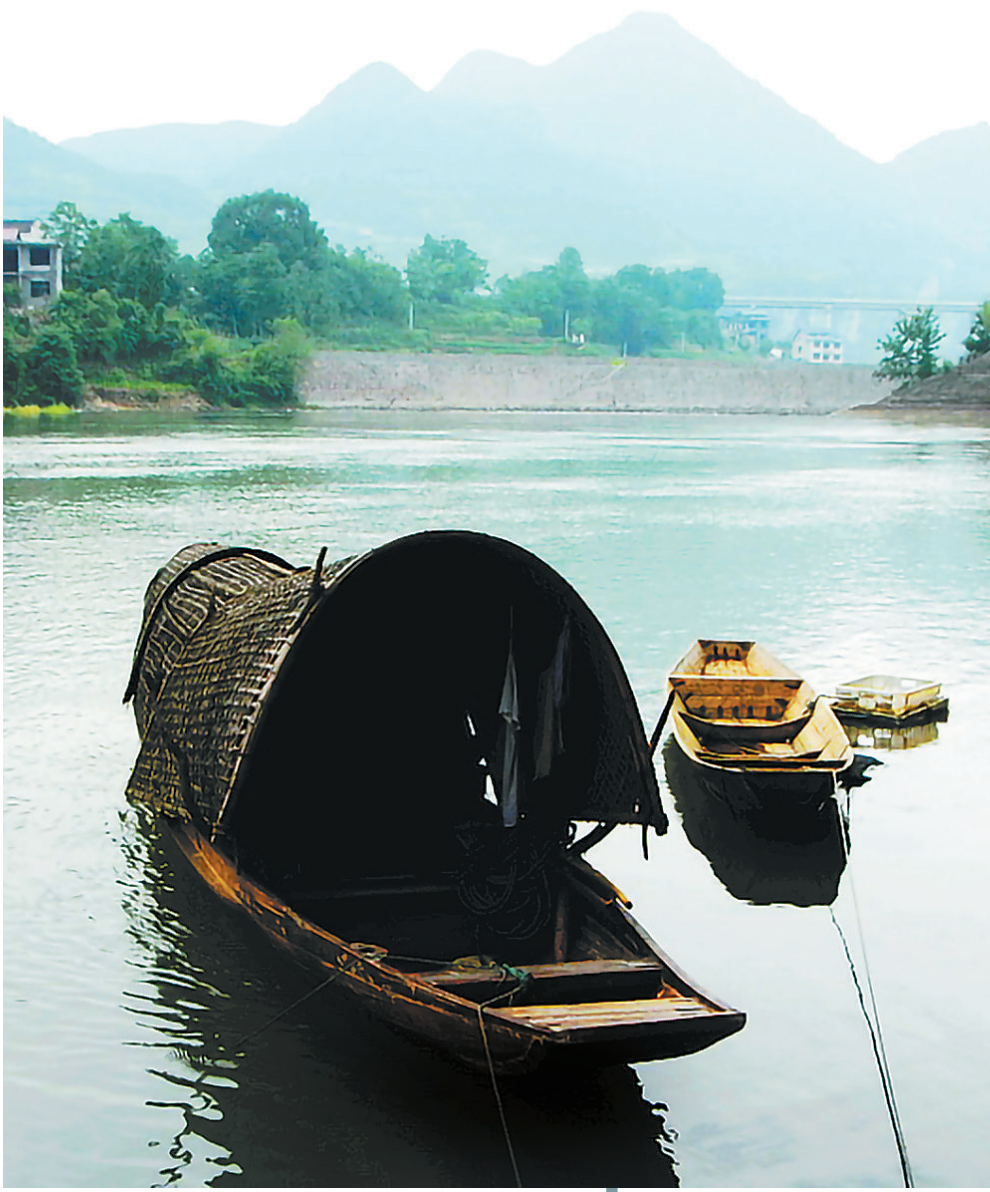
小巷延展了水墨画的意境。雨只是丝丝的,可撑伞,也可不撑,一个人漫步在瘦窄的小巷。雨湿润了光滑平坦的石板路,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清光。那斑驳的墙体、幽深的院落,虽在千年风烟中失去了光泽,但风韵依旧。就是这“旧”,才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吸引着各种肤色的人们。两边清灰素淡,湿润的风漫入心扉,杂乱会被瞬间抹平,纵有万千心事也会乌有。静静地站在一盏路灯下,默诵着《雨巷》,细细体味诗中那朦胧而幽深之美。

一抹“蓝”点缀着水墨画。挂着几层楼高的蓝印花布条,成了特有的风景。用棉线纺织、黄豆粉刮浆、蓝草汁印花,尔后制成了各式物品,诸如衣服、头巾、折扇、桌布、门帘、雨伞、背包一类,随处可见。这花纹中透出精致,蓝色中透出古朴,乌镇人就是这么聪慧灵巧。穿着蓝印花布衣裳的女人们从眼前走过,忍不住要多看上几眼,因为这里才是原汁原味的。那袅袅婷婷的身影,显露出的是江南女性的韵味,蕴含着隐隐的俏皮和灵气。

水墨画弥漫着幽香。巷口浮动清幽,那便是姑嫂饼、定胜糕等土特产,这些名字一看就有故事。走累了,可找一家茶座临河而坐,嗅着水的气息。泡上一杯杭白菊茶,点上几道点心,一股淡淡的菊香涌来。此刻,咖啡屋飘出了一曲江南小调,清音宛转悠扬,更觉余味久长。

水墨画充盈着人情味。回到民宿已近午夜,“空调模式放在除湿上。”老板娘一声提醒,吴侬软语,温馨酥人。今夜枕水而眠,平生还是第一次。梅雨季节,天气飘忽不定,窗外滴滴答答又下起了雨,乌镇的墨色开始晕染。

枕一帘幽梦,寄情于水墨乌镇。



泊

刘泳晔 摄

赣南风物组章

欧阳红苇

龟角尾公园

此刻,我站在这座城市之尾
脚下一只巨龟卧于水中
龟爪将赣江一分为二
白鹭赠给江水
一阙起伏的宋词
第一行写在榕树的枝头
最后一行写在滚烫的心里

当江边的云朵飞来
雨点在盛夏爆裂
忘情的人躲避不及
难免湿了眼眸
等到古浮桥涛声平息
暮色归隐于灯火
八境台依旧巍然耸立

城外,江水在奔涌
城里,众生在归去

灶儿古巷

从门楼跨过青石阶,仿佛穿

越时空

我们瞬间进入这条古巷
耳边,隐约听到古老的晚风
翻动一本线装书的声音
陈旧的屋檐下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
仍旧保持笔直的站姿
用一个仿宋体的姓氏
守护久远的荣光
淋过雨的青石板全身透亮
等待每一个夜归的人
抹去旧痕
当我折身回来
青石板依然匍匐于地
两旁黑黢黢的老屋愈发伟岸
我多想和青石板一样
与大地相互依偎
把卑微的爱
献给人世

攀高铺25号

喧嚣的城市,高楼鳞次栉比

总有几条古巷与之对望
保持不朽的风骨
总有一阙宋词,扶住老屋
摇晃的身躯
那一天,我踏入古巷时
油桐花已落满地
一群吟诵者的醉影
正与斜阳拱手相送
门外,香气弥漫
荒芜和丁香摇摆不定
让每一块青石板在风中
有了归宿
古巷弯下腰身,穿过八境台
多像一条鱼游入贡江
灯火已凉,我走出巷口
一如年少时驻足江边
城外涛声汹涌,城内车马来往
在每一个黄昏
传来古老的回音
在前世,我们彼此相忘
在人间,我们再度重逢

盘马弯弓挫敌锐

宋海博

我对黄陂最初的认识,是源自诗句“千崖万仞供食宿,羊肠鸟道笑津津。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1933年3月初,正率领江西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得悉黄陂大捷,高兴不已,诗兴大发,喜赋了这首《乐安宜黄道中闻捷》。在诗句的吸引下,我来到宜黄县黄陂地区,只见战壕遗址还在,见证黄陂大捷胜利的参天古木还在。

时间的风雨冲刷着昨天的记忆——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近40万大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第四次“围剿”。

这是回望历史的深刻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虽已失去了兵权,但周恩来和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排除“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了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成功经验,指挥红一方面军7万将士,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典范,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时,国民党军采取分进合击方针,向南丰、广昌推进,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然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顾敌情实际,连续四次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调动,于山地运动中解决”的建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敌坚固设防的南丰城,以进攻战打破“围剿”。1933年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冒雨向南丰县城外围发起强攻,守敌毛炳文师依托坚固工事坚守待援。红军攻击进行了一夜,只夺得南丰外围10多个堡垒,歼敌不足一个营,而自身却伤亡400余人,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遵及两名团长牺牲。

浓云蔽月,夜色深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指挥部一整面墙被地图覆盖了。南丰、金溪公路线两侧布满了代表红军的红色箭头和小旗,而临川、南城、广昌,交错地勾画着一道道代表国民党军的蓝图和一面面蓝旗,犹如比例很大的海图,标志着险恶的回路和莫测的风浪……周恩来久久伫立在图前沉思。此时,陈诚获悉红军围攻南丰后,急令其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红军腹背受敌,情况万分危险。

越是身临险境,越要敢于出奇制胜。周恩来与朱德、刘伯承果断决策,决定仍采取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法,实行战略退却,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将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转移到敌人前进的右翼宜黄南部,伺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以赢得战场主动权。周恩来、朱德从全局高度精心筹划,遂以红十一军佯装主力由新丰街附近东渡抚河,向黎川佯动,以迷惑和吸引敌军;红军主力则在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这一战略决策给予了高度肯定。

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需要群众基础。人民是手和眼,正是无数只手,无数双眼,让敌军在红军主力隐蔽待机的10多天里,始终不明红军主力在何处。这时,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敌第一纵队(3个师),分兵两路由乐安、宜黄向黄陂地区推进,企图迂回黎川包抄红十一军的后路。红一方面军首长迅即指挥主力部队在登仙桥、黄陂之间的山区设伏,准备以大兵团伏击运动之敌。

天公作美,黄陂地区连日以来下着蒙蒙细雨,大雾弥漫。2月27日,敌五十二师正在登仙桥和黄陂之间爬山,隐蔽在这一带密林中的红军主力突然向运动中的敌军发起猛烈攻击,并迅速将敌截成数段。红九师师长李聚奎率部直插大龙坪,包抄猛袭敌第五十二师师部,敌师长李明中弹被俘,不久毙命。激战至次日上午,左翼红军将该敌大部歼灭。

红军右翼红五军团等部向被包围的敌五十九师发起全线进攻后,敌军在炮火掩护下,拼死突围。在紧要关头,红五军团第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身先士卒,带领着战士们像决口的急流,喊着杀声冲下山来。在短兵相接中,冲在最前面的王树亚不幸中弹牺牲。英雄精神海天张,铸造了人民军队的铁血精魂。战至28日上午11时,敌五十九师除两个团残部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灭在摩罗嶂山区,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骏被俘,此役红军共歼灭敌军一万多人。

黄陂大捷后,红军主力仍秘密返回东韶、洛口一带的山中集中,隐蔽待机,准备“仍诱敌一翼,求于运动中消灭之”。此时,陈诚改“分进合击”为“中间突破”的战术,以求搜寻红军主力并与之决战。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央,提出“我主力决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3月21日,隐蔽在东陂、草台岗一带山地的主力红军,放过敌先头部队4个师,乘大雾突然向敌后卫两个师发起猛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红军反复冲锋,与敌白刃战肉搏10多次。经过一天的激战,敌第十一师被歼灭大部。草台岗大捷,红军基本歼灭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师长萧乾、师参谋长和第三十一旅旅长均被击伤,独立旅长程君峰被击毙。敌第九师派出一个团增援敌十一师时,在东陂附近被歼灭。

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红一方面军在三周之内连打两个胜仗,歼敌近3个师2.8万人,俘敌师长二人、旅长二人,缴枪1.8万多支、大炮40门,从而成功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而蒋介石对这次“围剿”惨遭失败极为沮丧,他在致陈诚的函中写道:“唯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微风拂面,夕阳正红,驻足在草台岗主战场纪念碑前,目光穿过层峦叠嶂的大山,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的高度评价回荡在我耳际;这一“胜利是空前光荣伟大的胜利”,它将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

星光不问赶路人,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愿我们的人民军队在时间长河中定义新的时间,挺起“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脊梁,涵养“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永葆“石破不可夺其坚”的气魄,变革不停歇,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不畏山高路远的跋涉者,山川回馈以最奇绝的景色。